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二十九回 合疏鋤奸

話說魏賊勢敗身危，日夜憂煎。□乾兒各自去彌縫，想個保身之計，沒個人來見面了。天恩曠蕩，遵祖制差他去守熹宗靈幃。是時與李貞、劉嶠分別，號咷大哭。這兩個人原是魏賊的左右手，大凡一切奏章事宜，未經御覽，先是這兩個人竊看，可行可止，悉憑他裁決的。若有一個字觸著，便矯旨拿問，再經廠衛拷打，即時家破人亡哩。就是這些乾兒子要上本，先與這網個人商議停當，才得上哩。向來凌虐縉紳，荼毒忠良，盜竊名器，廣植惡黨，變亂舊章，專擅朝政，濫邀溫旨，都出這兩個人的主意。又教著魏賊，但是入內在御前裝點，做個假小心、假清廉、假人道、假辭讓，就像傀儡提線索的一般。因此辭出這一日，魏賊扯住兩人的手，心裡孤棲惶惶，不忍割捨道：「你們送我上了高樓，撤了梯子去哩；此後再不能夠和你們相見了。」三人又大哭。魏賊道：「你兩個平日間千言萬語，咱都依著你，做出這事來。今日偏沒一句話兒分憂救著我嗎？」李貞道：「這事非關我人謀不及，都是天心不容。如今只是一死而已。」魏賊道：「天倒肯饒我，只怕眾官兒不肯饒我哩。」劉嶠道：「人情世態，理之自然。就是我們的心腹，也要洗身清，畢竟先上個本論我們的。且不消說那方正的人。我們做這一場大夢，今日打破了。他們還在夢裡，正要說我們的夢話哩。」

話分兩頭，且說那上本建言的各衙門官。但見：

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所修題：《為仰體皇上孝恩冀廣錫類之仁事》；

雲南道御史楊維垣題：《為朝野望治方殷，權臣欺擅久著，謹據直糾，以贊新政事》；

通政司通政使楊紹震題：《為大奸叛跡已彰，群孽逆謀未淨，殲巨魁，逐脅從事》；

工部虞衡司主事陸澄源題：《為恭承明詔直陳利弊事》；

提督學校監察御史賈繼春題：《為聖明御極，言路宏開，直糾不忠不孝之臣事》；

兵部武選司主事錢元愨題：《為聖治維新，群奸見眈，謹陳隱慝，以息紛囂事》；

貴州道御史吳尚嘿題：《為賊臣之身已去，賊臣之惡未暴事》；

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恩貢生錢嘉徵奏：《為請清宮府之奸，以肅中興之治事》；

刑部廣東司員外史躬盛題：《為直發欺君誤國之奸，懇祈速正典刑，以光新政事》；

工部營繕司員外郭興言題：《為神奸已除，祖宗大法未立，謹再悉罪狀，以祈睿斷事》；

撫寧侯朱國弼題：《為謹遵詔旨，直述臣情，並糾賊臣罪狀，以祈處分，以光大政事》；

福建道御史王會圖題：《為跋扈權奸，大玷官方，謹據實直糾，乞賜嚴題，以伸國法事》；

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題：《為逆璫反狀宜誅，眾正沉冤宜白，以杜亂萌，以維潑運事》；

浙江道御史龔萃肅題：《為賊臣罪狀未悉，遺賢召用當殷，謹請睿鑒，以光新政事》；

戶部河南司郎中劉應遇題：《為天下有六大苦情，神人共憤，仰祈矜豁處分事》；

禮部儀制司郎中劉夢潮題：《為權奸簸弄已久，流品靜觀自分，據願案以參眾論事》；

福建道御史李思啟題：《為一明奸璫，嚴加處分，萬年實示，宜速行改正事》；

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徐吉題：《為直糾貪險奸逆窮奇，以伸國法以雪公憤事》；

戶部廣西司員外王守履題：《為逆璫之罪甚明，誅殛宜速，奸黨尤存，罷斥宜亟事》；

中書舍人吳之瑞奏：《為逆璫毒蝕迷天，沉冤飲痛有日，瀝血陳情，懇察誣陷事》；

太常寺少卿阮大鍼題：《為凶逆罪惡滔天，神人朝野共憤，懇乞立斬以光新政事》；

吏科給事中郭如暗題：《為元惡既除，輔奸未盡，懇乞大奮乾綱，以伸公論事》；

戶科左給事中李覺斯題：《為權逆未正國憲，伏乞一怒，以暢仁明之懷事》；

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元聲題：《為權璫罪狀已著，舉朝公論宜符，懇乞亟斥顯奸事》。

是時魏賊餘燄未息，羽翼未散。因此論魏賊的少，論崔呈秀的多。聖上仁明，大開言路。舉朝大小官員，以至舉、監、生員、小民紛紛上本。一月之間有數百本。都是數魏、崔兩個逆賊的萬惡滔天，一一都經御覽，片紙不遺。只是溫旨安慰這魏賊，也不責治言官，也不准行奏章。天資英敏，都批道：「朕自有獨斷，深謀遠慮。」臣下凡愚，那能窺測聖意，不言而治。

這些魏黨，情知理虧，一個個來請告求去。初然一兩本，還是慰留的。各衙門又上本，把平日所為的事，一盤托出了，送他斷根。崔呈秀只得守制回去。其餘九卿八座，一時驟升、賜蟒玉的，個個稱病，都與他馳驛去。卻是陰消陽長的氣象。魏賊也請歸私第，把誥命、封爵、券書都繳還朝廷。奉旨以公降為錦衣衛指揮使。侯降為指揮同知，伯降為指揮僉事。自後朝廷漸覺清寧。查看魏、崔惡跡，到悉知串同客氏矯殺紀嬪、盜竊寶藏，便動了聖怒，大發雷霆，即時差官旗擒拿魏、崔二賊並客氏，扭解來會同九卿科道勘問。一面差五城御史帶著五城兵馬司官，封鎖三家在京邸第。一面著兵部馬上差人，星夜分頭到肅寧縣薊州城，著彼處撫、按限同府、州、縣官，籍沒魏、崔家產。但係本上有名的弟姪親族，俱拿到官監候。其抄出三家奇珍異寶，明珠古玩等物，造冊解進檢驗，仍歸內庫。其首飾銀兩衣服緞匹器皿，與房屋田地等類，俱著地方官，變價充助邊餉不提。

且說魏賊被那官旗拿來，也發鎮撫司羈候。自覺心虛時哀鬼弄人，日夜看見無數披髮赤身，奇形怪相的來打他。魏賊只是磕頭求告不解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這魏賊不知如何勘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